

壽

九

文粹卷第五十三

碑四 軍并刻文碑陰文附摺

吳興姚



高世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 梁肅

刻嚴陵釣臺 爰隱

許由先生廟碑 楊植

梁高士碣 梁肅

後漢徐徵君碣 張九齡

義士

首陽山碑 皮日休

忠烈

有夏大夫閔公碑陰文 張謂

殷太師比干碑 李翰

忠臣

紀信碑 盧藏用

周苛碑 李觀

純臣

春申君碑 皮日休

梅先生碑 爰隱

烈女

微子廟碑 貫至

烈女

高懸女碑 李觀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

梁肅

先生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名聞于漢光武之世東觀書實載其事當哀平之後天地既開先生翳其光隱而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而不乘消息治亂之際卷舒夷曠之域如

雲出於山游於天復歸於無間不可得而察也則激清風從其高節
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于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崇
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為貴以臣激君二者其失於教
欵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當世靜
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皆不易乎世游方
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嚮慕焉蓋運有會事有行伊呂遇湯武
而立大功子陵遇出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乎道焉歲在大
梁予涉江自富春而南訪先生遺塵則釣臺尚存仰聆德風刻頌
于石其文曰

李樂浩浩	澆風薄淳	先生括囊	鳥獸同羣	四海既平
故人為君	富貴于我	有如浮雲	召至禁中	告歸江濱
下視天子	上動星文	接輿肆狂	孤竹求仁	介推山死
龔勝蘭焚	倚欵先生	異乎斯人	俯仰世道	從容屈伸
清溪悠悠	白石磷磷	遺風是仰	終古不泯	

刻嚴陵釣臺

羅隱

嚴巖而高者嚴子陵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
人之道何如視蒼蒼以言之而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爭
地盤兮風雨相遺干戈載斃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然而窮達
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屣家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
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去祿位相尚朝為一
旅人暮為九品官而朝戚骨肉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
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許由先生廟碣

楊植

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
生之道猶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
堯而許之月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
鑑錄九有充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括搗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
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
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之有餘天用先生批棘帝王牢籠六合
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統百載為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

之哉使湯之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發之聖得先生憂商廟
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絜也於亂則吾用於治
則吾絜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藉用而光絜
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絜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耶故喜
為雲霞怒為雷雨先生神也生為春夏殺為秋冬先生功也結為
山嶽融為川瀆先生壽也是羅月帳巖靈巖靜先生宅也聖人無
為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
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絜雖死不壞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
宣夫之德合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
宗見寥廓但箕頰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為聖人之大標天
地之外捐堯謝舜疇為吾輩我來獨尋清禱意深再拜刻石取
文于心

梁高士碣

梁肅

有漢高士梁君諱鴻字伯鸞為扶風人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囊括
道妙而游於世遭漢微缺澆風偃物君以為道不可徇時故安節

以高蹈高士不可以激俗故登却以作野歌不可以遺患故適越
以遠遯遠不可以不粒故寄食於柱曰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
伯通尚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忽夫語而順乎變樂則行
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士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
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知否與興之不可為也故藉而耕柱而歌
琴瑟以逃荷篠以游而悔德好難求成乎名於世伯鸞非斯人之
林則誰與哉唐大曆六年小年歲吳君之書曰高士子伯鸞
初下惠之風者鄙夫也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
觀我靈龜龜乎乃刊貞石以識遺蹟列銘曰
山隱張車河秘馬圖伯鸞為人行獨與道俱太虛無際得雲無執宿
結焉伊何宜跡人世直道厚身三黜魯邦扣馬逆讓餽于首陽
伯鸞靜而含光作銘阜橋高古見望

後漢徐徵君碣

張九齡

後漢高士徐君諱稱字季直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休含道傑出
生知而上無與之以一

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率比無訟在漢之季道時溷濁
不抗跡以庇物故退非山林不苟列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幸
府囚察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不起延嘉二年尚
言令汝南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言先生宜為輔弼協
和人神漢相帝猶能安車三綬備禮致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
可支也然而諸公嘉招雖不之肯就及聞靈卒徒步躬祭禮有所
尚隻雞不傳意有所加生為貴士之感義會哀世之有補人而
見德俾後生之可守其家中華行中履者此類也昔者夷齊介冑
而遠去阻函野逸而難群顏闔閭墜坏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
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為至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
生則取絕在心而經脩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
通全己以歸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被數子
直道而已哉靈中初欲備輪聘焉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有二
子白季祭篤行孝悌亦高尚不以皇朝元十五年予奉牧茲邦
風流走伯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豆孤此地則先生

之德其可沒乎乃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爽先生德不可名麟
出無應鳩飛入真道高者遠厥陳名勸勸石者亦以觀其妙

首陽山碑

歲日休

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由人乎故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祥
義動於瑞上聖南也次素主也莫不應乎天地日月動乎鬼神
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見其澹然冰
玉不足以為繫非其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况當世當貴之士哉
斯其自信也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靈者志學以神農
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書者哉然跡其歸周不從諫
而死誓魯西伯也而得武王不自得仁中既得其仁而不取其
諫則靈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平夫道嗚呼若夷齊之
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若夷齊以殷
亂可平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則夷齊有首陽之恥乎若夷齊者有自
信其道天下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固不可應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禹成元功讓受天命棄一德傳身人心為地為社如豺如虎既
 毒螫焉又吞豎焉重之以是者國之以不喜匹夫醜夏天子懷殷
 萬方賢然九州虎矣公頃若之詩臣也以謂為臣之禮不擇其利
 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知直言之賈禍國者時意欲其行之遠也
 亦知諷諫之微福里遠車遠恐其効之遲也由是犯帝座排天門
 謀成深心棄進苦口石可磨地不可奪其堅貞寸殺也不可捨
 其忠義夫生死者必然而之者亦必然而之者亦必然而之者亦
 祿厚則恩深恩深則義重義重則志堅志堅則身死身死則名垂
 可也夫子世卿之族捨生取義義且伊尹之遇殷湯也賢與聖
 合之賢聖之間相去甚近此其所以行道也天子之逢夏桀也賢
 與禹合之賢聖之間相去甚遠此其所以死也向若桀桀味可革
 從公之言則國不失夏之初君不亡禹之舊殷湯不能成大業
 伊不能建元勳諸侯不奉天子一統天下無二君世無二主
 刑朝行斧鉞之勢市朝之變之載之下九原之上教人此子

攜手而游耳鳴戲先王納諫而昌後王拒諫而亡當其昌也忠良
 勝於邪佞及其亡也邪佞勝於忠良故君子慎於語默審於行藏
 豈徒然哉蓋有以也乾元歲以戎車之殿朝于京師一覽吳子之
 文再明關公之義託於匠石勒于碑陰亦猶公毅作傳之異同韓
 毛解詩之先後也

殷太師比干碑

李翰

太宗文皇帝既一海內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東征島夷師次
 殺盡乃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為太師謚曰忠烈公遣大臣持節
 東贈申命郡縣封墓晉祠置守家五家以少年時享著于甲令刻
 于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以述其志也昔商王受毒痛于
 四海德悼于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
 而公獨死之非拍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
 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
 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
 昵不可以忘其相則我成湯之業將隊于泉商王之命將絕于天

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殷亡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
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與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資十亂
之謀揔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戡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
明澤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所繫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教
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大師存則正其統
成則垂其教奮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後者慙
睿者思忠者勸其為武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
旨嘗敢賸之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苦
進死者退生者任宿之士將奔走焉喪生者賤死者復安之人將
實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途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之
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義也必將建皇極叙彝倫弘在
三之規垂不二之訓以昭於世則夫人臣者既移孝于親而致之
於君焉有聞親失而不爭覩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稱得禮其
不然矣夫孝於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為子忠於其君者人之君
皆欲其為臣故歷代帝王莫不旌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氏南

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下裡百神而盛其禮追贈太師諡曰忠
烈申命郡縣封墓墓祠置守塚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今刻于
金石於戲哀傷列辟主食舊封德為神明秩視羣望身滅而名益
大出絕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其激夫人深矣天寶十祀
余尉于衛拜乎祠堂魄感精動而廟在隣邑官非賦閭刊石銘美
以志不烈詞曰
直昭明至今猶視塔爾來代為臣不易

紀信碑

盧藏用

有漢忠烈姓紀名信官族代載史失其書昔秦始皇棄六代之
窮天下之力以縱其心施及二代荐休皆德人怨神怒百姓與能
此皇天之所以興漢祚也夫龍躍虎變不有非常之災則不能奈
其文而神其行故英雄豪傑雷動雷顛並起而亡秦當是時海
飛而無紀王綱頽而不細強者制命弱國連衡項羽提八千兵鼓
行稱百萬殲名城坑勁卒殺義帝屠咸陽七十餘戰而天下定矣

於是背閔懷楚專制主約雖負河山籍舊業南面稱孤若膝行請
命舉國受署者莫敢抵牾焉而高祖奮身漢中定三秦之地扶義
仗信東向而爭天下天下之命懸於二雉山東紛紛蜂合蟻聚未
省所係羽嘗以百萬之衆圍高祖於滎陽紀公推天曆之在劉領
忠節以自効躬載黃臺出東門而叱之沮百萬之氣頓強楚之威
奮諸侯之魄迴霸王之機身焚孤城之下功濟廟堂之上高祖因
之以成帝業雖弘演納肝而無悔千孳請矢而不疑公孫抱子而
爲詐孟陽寢牀以自欺其忠則然於大業則不可希也先軫免胄以
立誠鋤麇觸槐以取喪富辰懃諫而赴程仲由結纆而爲壯其節
則全於大機則無以尚也荀息守言而死事豫讓感遇以自殘石
乞身身以殉白漸離矐目以報丹其義則立於大濟則關焉故功
貴成業貴廣苟有大賴則輕大山於鴻毛壯哉紀公誠得其死矣
夫城郢而絕君名寢齋以祈於死其於惡也不亦大乎於戲仲尼
所謂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臨難無苟免者則紀公其人也而歷載
及百莫能表之照令會稽孔君名祖舜字奉先以貞大聖之緒秉忠

老之規情身以激俗補枉以從政到官視事三載有成於是鄉木
頌者擢齊而請府君以盛德茂才弘宣大化旌孝尚節敦學務稽
無懸耜野無青卓可爲政之美也而紀公之墓淪而不顯豈所
以鼓群前志發揮臣子之道哉府君乃咨謀寮吏稽古訓典以謂
忘生後道者仁也沈斷固分首義也威儀不忒者化也好謀而成
者智也有死無二者信也大節不撓者勇也決機興運者明也夫
藏一行於人則銘之金鼎耀燦風雅況紀公兼而有焉斯實忠臣
義士之殊尤者也而文獻之所先也故表商容式干木君子躋之
乃惟春秋旌善之義庶幾爲臣之節奮乎百代之上凜然可以比
肩於斯人俾能揚耿光厚忠義崇尚教化以昭烈我明天子之風
豈不褒德而顯功哉遂作頌曰
雄雄紀公自天作忠應皇祖兮卓犖磊朗瑰詭倣儻雋威武兮虎
龍戰扶危制變挫強楚兮定霸興王身焚業昌得其所兮雲雷
經綸乃聖乃神萬物觀兮千載一振闡幽作訓爲代矩兮肇自三
五應聖同死苟無足而稱焉吾何以貴於前古矣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於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于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祖以新阨睢水之圍而遠保策陽楚人四面攻之內無完備事難持久用將軍紀信計而漢祖免命用苛守後事以禦外敵敵知其危併力揚搯哀哀遺軍割痛如積雖授之以利兵束之以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也力不堪也故城覆於項氏項氏殺然摩為鼎於宇下謂苛曰請封三萬戶為上將軍軍之政自不殺而下及空乘皆聽其所為不從則事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後之曰吾聞不善者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漢故泯天下以亂救亂者師是用汝資之不即倒戈請命兵絕若傾汝死無日矣且秦政反道殲滅六國天人合氣無類不與今汝之業不足侔秦而罪後於秦曾不知天以陰陽興喪與奪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汝數剋非君能也天厚其惡惡厚將何得長哉項氏妻公之不在而取其屍已登如乳虎指左右持公於沸鼎公書身不顧鼎而卒嗚呼廉軀

不朽在乎立節立節在乎顯主王顯節立節可有三道夫曰受戈弘演內肝殊也初苛殺魏豹可謂無人薄技及拒項公豈非臨難不若免邪觀感公之雄果而史無傳記敢鏤幽石以承闕文其辭曰

龍戰未分崩雷洩雲雷奔雲洩其下流血祭陽攻急介士涕泣赤帝徘徊惟公在哉秉心慷慨處死不改沉沉積寃千古奚言紀公光烈系史之闕

春申君碑

皮日休

士以知己委用於人報其用者術苟不王要在強其國尊其君也上可以霸略次可以忠烈無王術而有霸略者可以勝人國無霸略而有忠烈者亦足以勝人國春申之道復何如哉憂刑不勝以身市奇計不曰忠乎荆太子既去歇孤在秦其俟刑待禍若自屠以當餒虎不曰烈乎然徙都於壽春失鄧室之固去方城之險捨江漢之利其為人謀下矣猶死以吳為宮室以魯為封疆春申之力哉當斯時也苟任荀卿之儒術廣聖深道用之暮月荆可王矣

然以猜去士以謗免賢鳴戲儒術聖道其奧藏天地其明燭鬼神
春申且不悟况李園之陰謀豈易悟哉豈易悟哉

梅先生碑

羅隱

漢成帝時綱紐頹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去而劍
獲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為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
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對下寮也苟觸天子綱突倖
臣牙止於越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
任有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使其家雖
妾人婢子亦攪挽相制而况親戚乎况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
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
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
不為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吁何為道之多也遂碑

微子廟碑

賈至

昔者高宗既歿殷始錯命政有數倫敗紀事有殺神雪天迄于湯
失檢慝乃稔武庚不化茅土再血玄鳥之祀宜其忽諸噫湯之德

未哀故微子復興于宗矣微子諱啟實帝乙元子帝乙惜賢之故
而神器不集於君：肅恭神人恪慎克孝才兼八元之偉德首三
仁之列始在擇嗣箕子替焉尹茲東夏周公嘉焉歿而不朽仲尼
稱焉觀其進思盡忠則忤主以竭諫退將保祀則全身以逃難去
就生死之塗沈吟出處之域有以見聖達之情也若乃受為不道
暴殄天物剖諫輔之心解忠良之骨億兆墜於塗炭宗祧困於籠
虓而君崎嶇險阻避跡藏時免身龍戰之郊解縛鷹揚之帥卒能
修復舊物統承先祀七百餘年歆我神祇非明德至仁其孰能興
於此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啓前箕子而
後少師則文王未可專征於諸侯武王未可誓師於牧野維周公
之聖不過子產善相矣太公之賢不過稷苴之法矣是太王立季
歷而昌帝乙捨微子而亡成敗繫本不其昭彰皇帝三十有一載
予作吏于宋思其先聖遺事求於古老與人則得君之祠廟存焉
盛衰紛綸年紀超忽喬木老矣靈儀儼在楹欒茨墜者月繼蘋蘩
牲幣者日接何百代之後而仁風獨揚乎留連廟庭乃作頌曰

天革元命皇符在水玄天降災上慘下黷人怨神怒川崩鬼哭赫
赫周邦如臨深谷遇矣微子逢時顛沛居亡念存處否求春諫以
明節仁而遠害作誥父師全身而退龍戰于野鳥焚其巢桓周
王奄有商郊面縛就執牽羊投庖祀高修器啟宋分茅嗟尔宋人
未蘇是仰穆如雨潤藹若春養以戴以翼是宗是長茫舊封千
載餘馨響我来祠廟永挹遺芬荒塔蔓草古木垂雲惆悵懷賢徘徊
日曛鐫石紀德用流斯文

高愍女碑

李翱

愍女姓高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
前此者有質妹、與其母兄者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
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之幼乞事請獨免其
死而以為婢眾皆許之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
免何獨生為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于四方妹、獨曰我家為忠
宗族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向其父所在之方西向哭再拜遂就
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為父母者莫不欲愍女

也天下之為夫者莫不欲愍女之為妻者莫不欲愍女之為女
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存其身也昔者曹娥思肝自沉于江
樹中嘯因章女非號思唁其尸作詩載馳緹縈上書廼除肉刑彼
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意此愍女曠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
不備同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難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
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
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朔在汴州彥昭詩為相刺
史昌黎韓愈始為余言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文粹卷第五十四

碑五石表附

古跡

禹穴碑 鄭勛

麟臺碑

章表

吳興 章表

圮橋石表附

張肅

土風

長沙土風碑

張肅

賞愛

唐淮南節度使崔公頌德碑

李華

唐杜岐公遺愛碑

權德輿

禹穴碑銘 井序

鄭勛

准帝聖世時必有符命在昔黃帝始受河圖而定王錄必義得神
著而垂皇策堯配琬璣玉衡以齊七政舜繼成六德文王獲赤雀
丹書而演道定謨子亦以謂禹探其穴得開世之符而成乎小功
天神人合謀而行變化天地定位陰陽潛交五行迭王斗建司
岳尊山而瀆長川乃至日星雷風禎祥秘奧三綱五紀萬樂百禮
人人物各由身生無非玄功冥持至數昭合以及之者王若奉
天而行故聖神焉帝皇焉彼聖如仲尼有德而無應故位止於旅

人福弗及全靈乃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後元
命者軒后命者羲受命者曰唐虞成命者禹備命者文仲尼不
受命乃假人事而言故有宗子之說後代無作焉立言者一仁義
以東世教豈賸虫虫使絕其非望業之外存而不論予讀夏書
無是說司馬子長自叙始去登會稽探禹穴不然萬撰何傳焉感
在蒼山之嶺呀如淵如陵徙谷遷此中不驚焉雨洗煙空騰然莫窮
意實禹迹之所始終唐興二百八祀寶曆景午秋九月予從事于
是邦感上聖遺軌而學者無述作禹穴碑廉察使舊相河南公見
而銘之曰

禹穴宜載夏與秦胡為而不載 禹貢無說秦始皇沛會稽李斯刻
石亦不言 古而不載遷與斯胡為而載 昭司馬遷自叙禹穴而
後千百年無說至韓乃製斯碑 予以謂天德沈萬止言其蓋言其
萬物以生非蓋天氏所謂蓋天者也 德統萬止言其載 言其載
萬物以生也 幸德統萬止言其大 德統萬止言其載 言其載
禹之會 讀為會稽之會 一符一穴 禹穴蓋五岳統而言之故曰一不

足為最妙其理不而人以此之勝難洞之流有
時而埋有時而允其萬千風雨肅然亡其歎呀最是
真遷斯碑斯載斯時之類

麟臺碑銘并序

卓表微

夫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應至靈貺感通理合真數
昔殺道剝喪民間攸歸於是文王以有位之聖嗣成湯之德神人
咸又故鳳鳴于岐洎周德凌遲道廢所屬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
述文武之法憲章聿修故麟見於魯于時王室無主禮法盡去天
子之尊在平位號魯周公之所封用四代之禮樂遺風故典鬱而
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生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道觀廢
興之運知作者在已位不得以庇生民權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
喪斯民也而未喪斯文也乃綴絕緒申舊章變其禮文酌為典憲
肇五常之龜鏡正三綱之軌轡帝王之道幽而復明盛德大業於
是乎在天錫嘉瑞光昭厥功故周敬魯哀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
蓋春秋為王法之器魯國為王法所寄在其所寄以舉其器鼓亡

義為舟航權與為篙櫂乘橫流之波濟天下之弱上無列國之
輔下無陪臣之助故道不信於天下而信於智者法不著於當時
而著於後代向使仲尼有滕薛之士得三家之眾與我王澤霑及
蒸民則麟出其郊得其所矣豈復厄於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聖
之道不彰麟不死則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
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首屈於季孟靈瑞之出也得其時則名
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隕於殘大是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
而時以自聖靈瑞能因時以應感不能反時以自靈被厄於陳蔡
獲麟於大野影響之應其符著矣春秋傳曰有以告者曰有麇而
一角者何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夫豈不知乎蓋殺之而不
敢有故示人以疑之故也元和五年冬十一月表微以消之從事
使李軻易傳麟訪古經獲麟之舊壤且曰後之人築臺於此以旌厥
路咸先聖之不遇俾麟出而非特徘徊道周乃作銘曰
一儀既闕三象乃乖聖道埋藏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子
羞麟兮孰為來哉周雖不綱孔實嗣聖詩書載麟禮樂大定禮樂

勸善歸邪及正吁嗟麟之克昭符命聖與時合化行位尊尚
矣自窮道存於昭昭豈極遠孔門吁嗟麟之孰知其仁運運數沒
德至時不逢國運衰替麟之精微迫厄崎嶇關里吁嗟麟之靡
有攸止出治則隱出亂則棄出非其時棄亦同羣孔不自聖麟不
自神吁嗟麟之夫復何求

記橋石表銘

梁肅

臨淮之下可有古地橋蓋漢少博留文成侯張良受神人黃石公
兵書之地初留侯醜秦高帝在也其龍虎不犯風雲未嘗黃石公知
天獨欲平否極必傾秦之亡而漢之昌故先以興亡之符而授留
侯且曰孺子可教後得濟北黃石其兆也故以號去夫受命之君
與佐命之臣將欲叙天道定人倫則必幽贊明神協成大勳在東
帝氏方平蚩尤時乃亥女登符風后行誅然後迎日推策天下大
治在帝堯方壽永害時乃洛出九疇禹成九功然後萬國底寧
民時雍在漢祖方征秦項時乃黃石授兵留侯演成然後繼顯文軌
道新羽城下自昔玄圖元命著在篆籀皆片言隱辭無益帝載惟

此三后感致神書文章昭明大業用與易稱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又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謂是矣凡志不定則事不成謀不從
則業不實留侯不遭黃石無以定其志高祖不獲留侯無以廣其
業人神參并漢道乃行不然何通降聖賢君臣遇合上得天統下
為帝師如此其盛也大曆七年辛未游次隋舊之地於是鑽石勒
銘揚于邱坻庶恃力遠天儆功妄作之輩予以儆戒之爾銘曰
陰陽之精不則曰神厥有黃石假形為人告善留侯夷項滅秦跡
寄穀城精還氣氣惟帝軒后肇興其謀去女降符實平蚩尤爰泊
隋唐洪水橫流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亂秦紛如帝在草萊赫矣黃
石亦命留侯不顯有唐紹漢絕履屣長承夫與軒中崇亦有反常
貪亂圖功人神莫從動罔弗凶有開必先慎德乃同宜究茲道順
于家邦作為紀銘永鑒無窮

長沙土風碑銘并序

天文長沙一星在軫四星之側上為辰辰下為郡縣道中所謂
土之地雲陽之墟可以長生可以隱居者焉其山麓其水瀟水

其山巔有碑其穀宜杭稻穀巨惟野間杜若荃蘅留蕙藹重出焉美

厥木惟喬栢栢桂檉貞於文梓生焉蓀蕙鳩鳩於原野砥礪照耀

於崖合昔能繹始在此地當君因之而後定王國至漢道遠至董

卓復顧文臺以三湘之眾績著勤王梁朝覆沒侯景虎視僧辯以

一州之人勲成定國桓文之舉亦何加焉至於致禮舊君請屍歸

葬桓氏之子可謂忠也殞身強寇有死無辱尹氏之女可謂貞也

軾節擊之宅足以厚儒風表古初之墳足以敦素行齊魯之俗其

何遠哉巨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罪湘東郡臨江湖大抵卑遠

脩短疢癘未違天常而云家有重脰之人鄉無斑白之老談者二

過也地邊嶺瘴大抵炎熱寒暑晦明未愆時序而云秋有懋儀之

日今無凜冽之氣傳者之差也巴蛇食象空見於圖書鵬鳥似鴉

但聞於詞賦則知前古之善惡凡今之毀譽焉可為信哉因徵故

老之言用紀他山之石辭曰

吾去黃屋於焉巡遊禹逢玄夷於焉滯留五嶺南指三湘北流

聯滄浪邊遙岫嶺湘山之下青青眾草有蕙有蘭在江之島煙雨

冥冥波瀾浩浩不采不擯棄捐遠道湘山之上青青叢木有枯有
松在巖之麓風霜淒淒柯葉沃沃不壞不棟若朽空谷陸有玉璞
水有珠胎隋侯去亡卞氏不來相雲葬蒼湘月徘徊貞石紀事層
城之隈

淮南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崔公頌德碑銘

并序 李華

昔在召公相武王除害去唐敷命帝廷周公佐成王卜洛定宅登
須清廟奉康王會朝豐宮克致太平惟崔公亦相玄宗保寧聖德鎮
安天下輔肅宗掃除凶穢紹享天命今上振宣明威撫綏淮海惟
由伯翊宣王登南邦興周室小白率諸侯征楚翟奉王職與崔公
叶德同勳皆姜姓也夫議盛德論大功贊大賢舉其殊倫卓然昭
明不已書其細申大體也故詩陳方叔之列曰方叔元老克壯其
猷又美韓侯之封曰有傳其道韓侯受命今述崔公亦不吝不備
官古之制也後魏尚書亮八代至公海內首族人倫德範公少負
文學重名且兼宏略揚于王庭甲科入仕歷崇非會事東宮南選
司勳實外太夫人憂以毀聞終喪拜刑部員外兼侍御史知南

節度留後使逆臣起幽陵陷潼關至尊哀兆人思古公避狄之義
於是帝車西南依我心脊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劍南節度採訪使
玄宗克讓聖子家為唐虐委出納王命至于朔方臨詰二聖孝慈
光明自西自東殄殲元惡天討之師岌如山行冠若霜葦鼓燎無
存帝曰爾圖實叶朕志官中書令封趙國公公拜稽首臣敢上冒
以負天明帝遂其高俾作少師師訓東宮兼長邦憲居守洛京乃
傳濟王又典汾州王德日宣汾州阜安乃統江淮主三軍省萬人
加工部尚書時征鎮之司恃勳奸令公獨露奏歷用輟興轉吏部
淮南既清軍有餘逸夷難江南萬里康哉六歲在鎮心馳王帳戀
慕之極至于流涕獻章請朝帝恩降允公不俟駕建旆將馳耆耄
泣許吏人遮道即日詣闕乞留者三百餘人公申諭而行至于京
師天子大悅曰趙國先帝元臣嘗為朕師自我不見于今六年有
司如朕意待之加尚書左僕射遂淮南之請所部八州人舞手蹈
足秘書少監兼廬州刺史長樂賈深有文武才略忠于王室推外
馭下嘉績昇聞戴公仁明思揚盛德合肥令彭城劉商先后之族

臨人惠和一州之老幼咸曰我州我邑敷王德澤崔公封內我是
以安其仁不銘其德不可謂華嘗泰公游洛以爲頌夫五岳視三
公四瀆視諸侯公入掌三公之政出踐諸侯之長昔鄭武公爲鄭
士詩人賦緇衣魯僖公爲周賢侯史克頌駟野敢附前列以書公
不朽故襲大臣則王室尊崇美政則王命行不惟頌公尊天王也
令載公朝覲之禮以弘大之其文曰

思崔公出鎮之崇克孝克忠宣帝之武恢帝之功自蜀自朔至于
秦宮出納大命決事于衷思崔公烈烈都有以邑以蕭乃統淮服
洎江之隩聞闐長轂霞旆霜鏃秦龜爾兇毒罔不顛覆魯崔公三世
元臣德綏生人乃朝于王王顧殊倫且曰東南飲化如春爲朕腹
心寧其球吟思崔公入覲于王鸞聲央央佩王以鎗秉珪奉璋公
復手揚四牡其驥公慕彤庭涕濡于裳思崔公廬江州邑孰不垂
泣我公之還陽和起鰲乃求樂石樂石爰立刊之頌之介福攸集
介福攸集州人斯及

岐公淮南道愛碑銘 并序

權德輿

通天下之志者在大君元臣之感會而已成天下之務者在知人
安人之教化而已孝文御寓貞元十九祀統燭羣生德澤往初建
用皇極澤流萬國淮南節度觀察使左僕射相國杜公政成入觀
廼三月壬子朔登拜司空秉鈞居中間一歲上皇承末命越八月
皇帝受神器彌亮三聖冀明九功當家宰摠已之任護崇陵因山
之制盡董經費以頒地貢乃作司徒式和人則進封岐土命賜錯
厚均齊天下之政茂遂萬物之宜導道弘化匪躬宣力中外之重
必歸於公初公之入輔也制詔副節度使兵部尚書王公爲左僕
射代居師帥州壤鄉部鰥孤幼艾蒙公之化也久感公之惠也深
鬱陶詠歎願刻金石王公累章上請公輒牢讓中止至是復以邦
人不可奪之誠達于聰明且用季孫行父請史克故事故德輿得
類其話言而鋪其馨香云公字君卿京兆杜陵人不書名尊大臣
也清明廉直溫毅弘重易簡之道本於健順忠智之謀發爲事業
慮善以動得時大行其初筮仕州府交辟韋尚書元甫實爲已知
始自掾吏累爲命介盈庭闢辯積歲疑留者片言以聽斷含冤自

誣具獄論殺者覆視而全活江介吏師以為神明由殿中侍御史
轉主客員外郎工部郎中再為撫州刺史以御史中丞領容州刺
史經略使入為金部度支二郎中復兼中丞超拜戶部侍郎出為
蘇州刺史屬受代者以憂闕換饒州刺史明年以御史大夫領陝府
州刺史嶺南節度觀察使徵為尚書左丞復以御史大夫領陝府
長史陝虢都防禦觀察使歲在庚午以禮部尚書至于是邦禹貢
淮海之域職方東南之奧產金二品射利萬室控荆衡以訟泛通
夷越之貨賄四會五達此為咽喉初公之至也歲丁驕陽人有菜
色於是息浮費以悅之蠲雜征以利之夫家之稅有冒役者免其
罪以購之廢居之豪有委積者為置直以出之瀕海棄地甚芻殖
游一夫之勤百畝可獲終古遺利沛然嘉生成於指顧得以蕃殖
先是營部未葺困舍未完介夫半寓於傍祠公聚或委於支郡公
乃慮材用量事期輯中權規大壯百堵皆作三軍寧宇轄門言言
夏屋耽耽可以張射侯可以容宴豆爰居爰處而武備修矣夏廩
宗精翬飛雲直直縮以板幹積如京抵得蓋藏之宜技出入之制

而禮節行矣連營三十二積穀五十萬工以悅使人以
樂成又指雷陂以溉耜地醴引新渠匯于河流皆省功費而弘利
澤俄授左揆竟參大政加徐泗豪等州節度使先皇帝在宥天下
推恩彭城顧懷舊勞復命其嗣使得以州師建節而公以二郡進
律惟公鎮定一方心平德和言仁必及人言智必及事生聚教訓
勤身急病視闔境如棖闥之內撫編人有父母之愛因其習俗而
均安之識其慘舒而導利之仕六朝而時推元老踰二紀而再掌
邦賦揚美化於方志流淑聲於命書其牧臨川也地參閩壑入本
輕惰化彼游手敏於農功堅舊防而時其筭當大旱而俄有雲
雨母歲徵令歸諸有司克變輸將之勤不虧公上之入因獲贏利
悉贖困窮其摠司計也權重輕以平物力受比要以均財征厚生
而不賈量入而有節當一人注意之重盡三接沃心之言宰司沮
傷不得久處其鎮南海也服嶺阻深族類猜害塗巷狹陋燻埃接
連忿捷相因鬱收斯作公乃脩伍列闢康莊禮俗以阜火災自息
南金象齒航海賫遷悍將反覆遠夷愁擾吏困省員商久阻絕公

乃導其善利推以信誠方船繼至百貨錯出邕部絕徼裔人自擅
誘掖招徠以威以懷朱崖黎民保險三代種落盤牙數犯吏禁公
麾偏師一舉而平橫俗率化原人得職其登左轄也紀律脩明清
萬事之本其理分陝也惠綬浹洽弘二南之化必宿其業而脩其
方崇庸大績其昭昭如是而又博極書術詳觀古今謀王體斷國
論其言有章聽者皆竦作為通典以究理道上下數千百年間損
益討論而折衷之佐王之業盡在是矣公之先在漢則建平敬侯
有立宣之功在晉則當陽成侯決平吳之策忠力雋賢常明而昌
以至曾祖諱行敏皇銀青光祿大夫荆益二大都督府長史南陽
郡公王父諱愨尚書右司員外郎麗正殿學士烈考諱希聖歷鴻
臚卿御史中丞再為恒州刺史代鄴二州都督西河郡太守襄陽
縣男贈尚書右僕射惟南陽公德化茂于列藩惟右司文雅重於
中臺惟僕射有文武器任克揚風績其叔曾鄴州總節制留府數與
唐力確奮其威謀奪曠曠泉吞河曲城便地置新軍剖符惠人理行第
一以先大夫代德不烈之若是公能事脩而弘大之憑尊貽慶為

不誣矣晉鎮十三年願修觀謂拜章十七西河高第凌上難其繼
勉而已公以才德職在於庶人納忠在於薦賢密請以王公為代
謂為之貳贊公之全忠由大司寇為大司馬以副車戎裝伏謁扣
門禮容屋命寵耀密服公主稱請其載勳藉裨校乞留庶道
初諭以溫顏終肅以軍法既告公尹之政卒獲子牟之心詩曰布
政優優百禄是遄又曰神之聽之式敷以政則岐公永享船老如
圖如陵不待晉史而前知矣惟王公師長論道如公之位阜俗撫
封如公之心且以斯人嚮慕三歲愈其天懼公之功德寢而不章
初撫人廣人皆饒堅石以撫盜烈烈及茲而追琢者三矣古所謂立
信讓以泣百姓則人之報德重其在是乎銘曰
姓天惠人滋祥奉天利建元侯于藩于宣文武社公端誠絜矩化
洽陝服聿來茲上闢我為國長我未忝乃建營部乃新康康成師
足食口屋安堵里閭熙熙衍沃無疆十有三年慰安斯人雪泣抗
章血誠上陳結恋明庭不列其自揣善交代如公之仁考祥視履
宜錫蕃祉爾亮三朝早暉是倚勿中樞矣其謀善乃并司空亦

作曰徒九賦既五五致式敷中外之重福公是圖被都人士飲公
之德後士學事公之力永言介福我後國壽會壽詩于否象
刻被泉斯實後石斯也公之德煇永永無極

文粹卷第五十四

乙卯三月十九日

深陽瀨水貞義女碑

李自

吳興

集

深陽瀨水貞義女碑 李自

項籍碑 李自

諸葛武侯廟碑 尚忠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碑 裴度

諸葛武侯廟記 尚忠 刻武侯碑陰 裴度

深陽瀨水貞義女碑 李自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禮自古及
今君子臣臣烈士貞女采其中史傳名節尤彰可激清類俗者皆
地而祠之蘭蒸椒糝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彰於地者古
遠瓊瑛不刻其前脩博達者為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深陽黃山
史氏之女也以家深陽史闕書之歲二十不移其志清史動白
母純孝手柔美而不龜身激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王虐忠助
苛虐廢政其於尚斬於奢血流于朝赤族伍氏怨毒於人何其深
哉子胥始東奔為吳月涉星道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道迫於昭

國甫富於嶺南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曉授之盡棄全人自
沉形與口滅直絕千古聲譽浮雲激節必報之讎雪誠無窮之地
難乎哉借如曹娥替波理貫於其道是精神殞肆與動於天倫也
棄子以却三軍之衆漂母進飯以受千金之恩方之於此彼豈可
伍君開張閻閻傾蕩鄢郢吳師鞭屍於楚國申定有泣血於秦庭我
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雪大積於天地微此女之力
云為忠孝之士亦焉能咆哮燼施於後世耶望其國所始然位
回而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荆水響曹家如在精魂可悉借其投
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榮陽鄭公名是家康成之子也子
產之才琴清心閑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風曹家者為尉廣平朱
陟丹陽李濟南郡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朝以同事相協編紀
英淑勒銘道周雖陵頽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
察察自負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載母恩春風三十花
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繁彼蓬蓬未思不可更節而存
東奔乞食於此女分壺將滅口而死聲動列國豈非壯士入軍鞭

漢吳雪取掛金湘江報德稱美明千秋如月在

項籍碑銘并序

李樹觀

鋪周秦之類亡黎平簡冊吁可駭也惟秦失在暴惟周失在弱上
慢下黷政無紀綱若然者神靈不得不哀世教不得不張且天也
不可以無主故有心者必以坐得故有心者經綸於是
祖起於豈沛公起於會稽陳吳之徒自稱乎儼王其餘揭竿而呼
爭先刺秦者如林如藪于時亂治治兵撞撞風辟虎雲從龍三
昏而四海空公乃仗撥亂之劍希當世之功跨江而西有壯士八
千袍鼓于舟中吁嗟乎無人維禦乎羣兇所以謀大業拯萬靈而
爭雄雌者獨漢祖與公遂號百勝之師趣累卵之危活趙歌擒王
離十壁愕駭一毫靡餘然後飄銑氣從利鋒扼秦關擊漳水因語
曰指約則違人固信則自違惡取乎力軍鴻門昏咸陽鼎峙于
州幅裂于四方始退與漢祖東西而王天下是知量不足謀不長
矣然雖兵疲於漢戰捷於漢其後則有靈壁之敗太公虜於陽之
圍紀信勢廣武之守傷其會長陵之役撓其師與漢祖龍虎相

干戈今離三年之後勝敗乃知是知兵之不可窮物之不可終天
地不而謂雲雷色而通故有三將潰圍孤軍易歸良馬在御美人
在帷楚歌夜聞哀泣垂綬遂飲帳中申令麾下鏡分美人賊舉良
馬曉夢雪茫茫失道於陰陵問津於烏江其猶魚遭網而游鳥
頭女羅而翔終不免矣尚能合從亡之人御追逃之兵旗鼓指掌
鶴足罔不繫首胡不橫然始解馬於舟子結纒於死地痛矣夫何
自慷慨斯焉之甚邪而曰天實亡我非戰之罪何執而不寤哉公
實勇而無謀剛而無親忌而信讒暴而殘人是以致其敗矣
善其真自亡也豈天亡乎使公勇而能謀關中可據矣剛而
能親諸將不携矣明以察讒音計得施矣忍而愛人百姓樂推矣
若然則辱天下如轉圜何漢氏與二臣能計之哉至如謀於漢者
昔其臣也公實棄之兵於漢者亦其將也公不庸之故曰得人者
昌失人者亡噫從始而言之蓋天理有素乎故生項以靜難生漢
以牧人靜者授勇於人者授仁不然何鴻門貼而復持成事
而復振入關而後來王楚而驟歸者哉經者曰善善者善也

漢春秋見公帳中之歌而詠之輒泣然而悲爰刻石為文多不究
其終始銘曰

姬季而絕羸置而滅九陽鬱結九州晚號必生聖哲以起滅絕維
漢自豐維楚自東階伐寇戎反相戰攻戰攻不罷浪乎垓下彼衆
我寡龍死子野

諸葛武侯廟碑銘并序

尚馳

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二分蓋有由矣曹氏挾王室之威重孫氏
藉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不階尺土開國於亡命行旅之間天贊一
武侯即鼎足之勢均也公諱亮字孔明身長八尺嘗躬耕龍岡好
為陣形既先王所用自此祖南周爰執事夷險平亂靡所不之卒
使劉氏以岷峨之地為己封豨益之人為己畜曹操不敢以兵強
驟進孫權不敢以境闊妄動彼相之力焉屬先主創業未半中道
而歿遺詔郭家之事大錄于公救後主事公如事父至於職為臣
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位為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不然豈周
公賦鳴鴉之詩成王啓金縢之詔此雖大小有異託付不殊竟前

躬耕龍岡好為謀文吟
經綸之材隱括未用而寒
引之志舉措輒形既先王扶
奠民渴明智用謀之佐致
願見咨當代之畫公于是
重中夏掃摩全兵定業業
胸心決神机於掌握由是
乃為先王所起計為先王
用

上不生疑心下不興流言苟非誠信結於人格於神接於物則莫能至是公復摠戎仗律無歲不征將繼舊邦之業用復先君之命所以南擒孟獲而不殺志在綏戎狄矣西拔岐山而不賀志在吞河洛矣役木牛流馬濟人之力已經矣制陣圖兵法敵國之軍可翫矣故得三關不封一邦喪氣大勳未集行師而墮戎夷野祀昨庶巷桑遺愛所使豈求而得之意國之將亡本以先難且以蜀之連山峻極其險不為公死而平沃土富饒其利不為公死而薄甲兵士卒其衆不為公死而威府戢穀帛其富不為公死而貧及鄧艾揚聲於前鍾會躡跡於後滅蜀三十萬戶如撓羊羣劉禪竟不免面縛壘門身為降虜天事與人事與天事遠吾不知之矣以人事而論使武侯常存殷二敵國勝於本朝百萬之師北向爭衡司馬懿復揚息而不敢戰足明中原非曹不所有也舉其大略貞命世之雄未可以身許小國之君延霸王之佐因曰才有所詣不遠前賢向令伊呂並世而生殷周易地而處則太甲不放桐宮而四海咸理諸侯不誓孟津而天下大定但為天不假年志盡真就生

武侯後功績在其下耳非先主之謀武侯或不難輔於玉使百代令君用人必由此道欲使杜穰不振賢知自勉於勤澤甘不得非公死之日遣令葬漢中營軍前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至今官署廟人食成不利之典一山之內每有風行草動狀帶威神若歲大旱邦人禱之能為雲為雨是謂存與沒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也死而不朽及貴於生銘曰漢室大壞掃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力爭負有翼者飛突兀卧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超群軍師魚水相得生死以之仗順收兵行權略地氣蓋全吳曾吞大魏國政成二人臣莫二乃建社稷興王之器既得武侯統統魏都敵國未滅謀臣已殂大本去矣不降得乎荒墳四種扶木皆枯向餘精爽能禁樵蘇人生異代仰止山隅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序 裴度

屢嘗讀舊史詳求柱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

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
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
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龍伏矣亦孔之昭荆州平
心與元直神交泊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百
扶劉氏續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而政建於荒外道化行乎
域中誰謂阻深毅為強國誰為遠勝勵為勳兵則知地無常形人
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九州之地魏有其六我無其一由
輝陋而啓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是而不曰後我以生干戈
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重其心服震懼
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雖後死而無
怨德及於人也雖奔葉而見恩此乃謂情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
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刑可慎而後壽之望未始不能
事畫治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信為師以信為師以信為師
之於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荆州不能遠有三觀此乃
增德以香宇宙不謂武以事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謀

久戰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謀雜乎在人如適虛邑彼則在氣
我方春威若天假之年則繼漢之祀成先主之心不難矣巨權
傾一國聲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無愧色始非運應五百道冠
生知者以臻於此乎故玄德夫人之明者倚仗白魚之有水仲幸
姦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亦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
札以排羣議而文字畫鄙志願未果元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
南聖區寇亂餘孽罷世未息清輟我股肱為之父母乃詔
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
帝道嚶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
知嚮矣我有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
同塵矣度讓以庸薄漢系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
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微烈不忘而碑表未亡古者或拳拳一善或
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在之歎終古不紀其可闕乎
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王惠啓疆宇擾攘隸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

德城池禮義千楮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
縉落鋪敷渭濱攝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克以待可
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
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抱
漢蕭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
美志天遏于嗟嚴立威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剪駢
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毅徒之
固結古栢森森清廟沈沈不殄裡祀以迄于今靡不駭奔若有照
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岷入海際天知人德百

諸葛武侯廟記

呂溫

天賦漢德俾絕其紐羣生喙塗四海飛水武侯命世實公皇極魏
茲吳輕未獲心旌南陽堅固待時而起三顧雖晚羣雄相定必也
昔掃是負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龍戰玄黃再得雲雨於是右
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百里張萬
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東河洛冀乎中夏飛于天衢然魚龍句

吳東入晏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忌炳在日月烈氣不散
長為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不知已託國士
挾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式既沒吾嘗非敵而戎車
荐駕不復中原或奇謀非長則斬將覆軍與盡舉矣或魏糧不繼
則築室反耕有成算矣嘗試念之頗賸其原天民無歸德以為歸
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志也不可使思當漢首方休
哀平無罪王莽乃欲憑威籠造符命廢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志
漢終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相靈沉毒在人骨隨武侯
不欲開季世振絕緒論之不以本臨之不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
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惟活
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偏從之民
聳誠感動然後經武觀豐長驅義聲咸洽不足定矣奈何當三公
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勤而靡獲不亦宜哉乃知
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而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
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述于遺廟以俟通識唐貞元十四年七

月二十五日東平呂温

刻武侯碑陰

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消獻盡矣武侯獨憤激不顧收死
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為力哉是以國稱用武岐雍間地不
尺闕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也夫以武侯之賢學靡非善其不可耶
蓋激備隆中以天下託不欲曲肱安毅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
志耶由是覈武侯之所為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天魏抗國
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技者是亦善為兵矣史壽以為短於
應變具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此曹之君臣若奔走固圉之
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
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矣其妻維何力為曩播南陽時
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奇壇刑賞病嘗不愧畏人不疑豈何
者氣明信之卓卓也武侯死殆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謂道遺烈
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
成合諸侯在下矣

唐東光縣志

武侯碑第五十五

吳興州

鉉

唐和麗妃神道碑

張說

唐鄭國長公主神道碑

張說

唐岐陽公主墓誌銘附 杜牧

唐東光縣志神道碑

李善

唐和麗妃神道碑銘

張說

舊史云軒轅帝宮以星具黃龍之體郊禋神祀以妃成玄鳥之命
非聖也莫能法天非天也莫能感聖則有相乎坤而母乎震齊乎
古而今乎天跡雖絕猶可測而言焉麗妃趙氏天水人也麗者
少華美為貴妃者以配合為尊易云日月麗天傳稱星辰合度麗
加妃號自我為初原夫八駿觀周肇有封姓三軍霸晉乃蕃卿族
設寶符而開國曳珠履而承家果驗成宣之後不乏文忠之夢堯
明昭殿何代無人暨乎紫氣上通瑤臺獨立拜官選美納良袂於
神雲漢板求才淮園扇於明月故坐而論教則比位三司動而具
瞻則儀刑六列者矣先將軍以恩澤授職太夫人以有禮封鄭流
車躍馬豈無田觀之裁漱宅開門不有椒房之勢探風揆化憂國

如家故聖人有以尚其德也躬親廟館義形能楹退席以愛禮摻
木以廣恩望古難臻之地必為常踐之域故聖人有以嘉其志也
懸象生於經時寢疾在蒙被之辰答還輦之問生可捐於淨假心
獨修於玄真神往一清願承息而入道形歸下土期去禮而薄葬
慈顏同氣至敢為言皇上閱而許之咨嗟不已開元十四年春秋
三十有四七月十四日薨於春華殿殯於龍興觀之精室示以出
家從道例也命河南尹監護河南令副焉喪葬務約成清語也二
十六日安於故都之後邨山之陽瑯嶲承華博涼薄室列筵歌於
東路回容衛於北山壽堂一閉方凡聖等人代同悲兮脩短間月
帔雲衣襟以神仙之服上方陶鑿旋於造化之初此皆聖主之曲
成賢妃之本志何必雲陽山下別起通靈之臺未央宮中虛立致
神之帳若夫易名之典若行是存帝謚曰和禮之貴也氣之和者
生萬物聲之和者羣人壽而有益咸聖恩中有詔史臣恭錄內
寢事出此管辭無華飾焉舉池之末傷寄瑤山之罔極銘曰
帝妃佐后贊掌陰教八月選才千金聘禮禮獻絲廟詩聲清濯焉

政可專權風宵效皎皎漢女為皇降靈娥娥邦媛順道之經結以
印綴華光後庭帶之弓繡胡潤前星退迹潛運風承嘉艷謙苦中
京奇崛上當金鏡開日明珠耀掌心方樂於時秦魂奄悲於化往
紫雲衣兮青霓裳送美人兮地却白壤宮兮育於她去君恩兮日遠
秋風急兮霜天草木黃兮野田滅香容於空禱留畫像於甘泉春
秋以麗和之二字獨賦美於千年

鄜國長公主神道碑銘并序

張說

臣聞堯有娥英承九族之數序舜有宵燭動百里之光耀大聖之
後天少縱之補善之家神所慶矣豈惟上帝之女雲漢為靈平王
之孫肅雍其德連華前志世有其人皇唐鄜國長公主者睿宗之
第七女也母曰崔國妃構累聖而成所合濟美而為室蘊乾坤之
純粹演日之清明神媛誕靈常言所絕免懷之歲天奪聖聖不
食三日哀此成人文母流胎教之慈曾孕得生知之孝由是宮闈
延驕邦國遠聞及乎王莽精首油駢在馭錫之美地邑以荆山求
之令族嬪于薛氏爾其若翫圖史動脩法度服其澣濯恭儉之教

興鼓其琴瑟敬讓之風被其行已也安親惠下之謂仁敬宗好合
之謂義降貴接卑之謂禮恕情周物之謂智推心而行罔不該備
其理家也侍膳養餼之均和主饋醴醕之品齊絲竹五音之微靡
纂組九華之縵麗經目所涉莫不精詣每至三元上賀五日中象
進對詳華折旋舒婉故以式瞻貴里儀範通門如千花之汎惠風
百卉之涵膏露窈窕之儀克舉蕃衍之福大來有男子四女子五
瑤碧生階芝蘭滿室也習禮明詩日漸庭闈之訓銀章女綬地連
恩澤之侯自先朝徹矣之及迄今公主成笄之日外降過制內疾
餘哀手寫金字梵經三部躬繡線線佛二鋪具葉真偈現心相於
銀鈎蓮華妙容呈意生於玉指孝思惟則道遠乎哉開元禮明推
恩由已進封鄖國長公主食邑一千二百戶田賦廣而彌儉禮秩
尊而益恭其後君子晨歌天人晝哭未亡為稱生意盡矣無視禮
孤將守栢舟之誓志期刺落未從禁苑之游朝制斷恩改路鄭氏
陵谷可移隋和之德不昧寒暑有遷松筠之性如一均養七子
廢三京汾陰之室志士榮陽之堂無相慶既而善福應履疾疢

盡國醫之伎遠方畢至供御府之藥中使相望命之必至不可枝
也豈是山林忽焉碎色平陽歌舞適足愁人開元十三年二月庚
午薨於河南縣之脩業里春秋三十有七震悼紫庭哀傷朱邸傾
家若墜舉國同悲有詔光祿卿孟温禮監護喪葬京兆尹能延休
副焉窆家之禮一如涼國公主故事夏四月恩旨陪葬於橋陵不
附不從古之道也皇上念同氣之致美感關川之永謝恨棟莖之
半欽悲瑤草之先化乃命國史昭銘懿迹降恩禮於雲露寫哀辭
於金石水非湘渚遷起帝子之祠山是洛陽即封天妹之塚銘曰
帝系白雲仙源紫氣漲家成國承天作貴赫赫聖祖曰文曰武皇
皇睿宗一變萬邦挺生淑媛慈和孝恭清曠如神蛾眉無雙卽第
立官場沐建封爰及笄總禮施環珮鳴鳳獻祥乘龍擇對帝唐降
女天一歸妹珠玉過庭蘋蘩正內蛟門早聞龍湖忽上無地何載
無天何仰金殿書經華絲繡像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孰是言歸良
人亦違銀燭煙斷羅幕霜飛艱願殺形託身壞衣不諒人只改嬪
他士稟命曰從從人曰順息媿媿楚懷羸霸晉及經合權與道同

顏煥休二室均歡等潤四海謚清九族和平萬物向榮衆鷄未成
心德盛明形隨落英祖載鼎城歸寧咸京挽歌敷聲函簿凶行哀
哀聖情惻惻同生橋山片石千秋令名

唐故岐陽公主墓誌銘

杜牧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冊封岐陽公主下嫁于今工部尚書
判度支杜公琮始憲宗時宰相德輿有塔獨孤郁為翰林學士
帝愛其材因命宰相曰我篇文既并可嫁德輿得塔獨孤我豈不
得邪可求其比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所奉詔臣謹搜其人因各
我烈祖司徒岐公曰有孫元琮年始弱冠德行文學秀朗嚴毅臣
嘗為司徒吏執其家事官極出婚習尚士治臣一比自恃度疑琮可
以奉詔帝即召尚書見與語大悅受賜中少監服章金紫以元和
八年某月日主下嫁于杜氏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節幡鼓
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喜樓駐止主輪尚書及賈
侍酒食金犀奉內樂降嬪御送行賜第堂有四廡績椽藻檣冊白
其堂汲龍首水為沼主外族因請願以尚父汾陽王六通碑亭沼

有賢婦一作馬

為主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與為比主實憲宗皇帝嫡女穆宗
皇帝母妹也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汾陽王子儀外曾孫太皇
太后始以正如事憲宗以太后太皇太后愛養三朝凡四十年德
厚慈如化充六宮主以一女之愛降于杜氏逮事舅姑杜氏大族
其他宜為婦禮者不翅數十人主卑委怡順奉上撫下終日惕惕
拜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
始與尚書合謀曰上所賜及婢奴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
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
尚書請書考今古治亂主職婦事承奉夫族時歲獻饋主凶賻助
必親自經手池塞館陔闢毬場種樹不數年摺紳間雜然稱尚書
有賢婦尚書旋出為澧州刺史主後尚書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
羊大為數百人供具主至從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聞其約所
不得肉食驛吏立門外昇飯食以返不數日間聞于京師眾譁
以為異事尚書在澧州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史廳屏
書治澧州考治行為天下第一後為大司徒京兆尹鳳翔節度使

朝廷屈指比數以為凡有中外重難非尚書不可主賢益彰雖至
宮闈貴號亦加尊敬姑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夜
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既而哭泣哀號感動
他人尚書後為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剗為節度府五十年南
迫於蔡蔡室卑庫主君無正堂處東支屋恬然六年討軍強雄
且孱劇寇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已部曲家人疵政弛法習為循
常有司用比邊障遠地擲置不問民亦甘心尚書再治之老民相
率兩走闕下遮丞相馬叩頭乞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緣攜扶
哭於道路尚書治外主治內尚書所至必稱剗剗為名公偉人主
實有內助焉穆宗以太皇太后敬主尤為親信俯首益卑車服侍
使愈自貶抑親謁溫清外口不言他事訖穆宗朝人不以親貴稱
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真張孝忠子聯為國壻
憲宗初寵于頔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佩勢聚少俠狗馬
為事日截馳道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尚不以為
窮弱自主降于尚書壁絕外之初怒中笑後皆敬畏累聖亦指云

主德以誠警之至于今以主尚書顯聖於中外戚里亦皆自檢斂
隨短長為善於是舊俗滅不復有尚書自許奉急追詔主有疾小
愈強不肯留曰去朝與慶宮繼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一
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享年若干上發朝三日其年十二月某
日主喪至京師比及葬兩宮弟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
御正殿詔丞相嗣復攝中書令正衙宣無謚曰莊淑大長公主某
年某月日祔葬于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尚書先塋禮也生男二
人長曰輔九年十歲次曰揚十歲二女二人其於尚書為終父
弟得以實銘銘曰

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妃教及嫡女婉婉帝子下嫁時賢影
逐纓其隨順纏綿杜氏大族枝蔓蟬聯上有舅姑高堂儼然螭綬
龜章主佩金軒春色悅意侍後承前人不我貴我敬我虔始終盡
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誰與間言貴不名驕富不期後是此四者
倏相首尾自古各士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棄婦職是勤天
言是皆地荒館修屏外不履淑德柔風天下傾耳宜乎壽考歸女

婚子不錫全社孰提神紀幽石有誌顯筆有史流于千祀

唐故東光縣主神道碑銘并序

李華

先朝宗室之望曰紀王太宗第十子也惟帝族母師曰東光縣主
紀王第三女也自天降祐生有令德年八歲王不豫循環左右不
食累日王撫首諭焉為之進膳縣主察起居未復憂色如初動於
神祇王疾用間周文樂正之養不過焉至若天人之秀元氣之純
積於中文於外其容可知也孝以奉親慈以臨下尊師傅服澣濯
其德可知也禮傳為旌其詩書為珮玉原心而顧身體訓而成教
其言可知也降尊而處下推泰而從約諸繡繪之妙適飲膳之和
其功可知也年十八受封邑王擇聞喜公以妻之間喜有王佐之
材委會蕃庶懸圭以皇孫之貴和鳴侯家陰德莫違輝勳邦教養
先姑如寧膝下奉君子如見太賓以徽柔睦姊姒以莊敬端幼賤
鵲巢之化存焉太后臨朝諸武貴政魯衛之國前翦焉立墟紀王流
寓巴濮遠於道路縣主承訊崩心嘔血每一發聲飛鳥哀鳴草木
無主外除之後衣裳無純絲林園無甘食耳不噉其首不加飾自

朝建... 內用不哀之太后復辟中宗出震日 賜谷天下文

羽雷破羣陰品物咸遂以王懿親盛德詔有司備禮物陪葬昭陵
聞喜公時為孝義令詔書至河縣主聞之嘔血而絕絕而復蘇告
諸子曰家國再造冤酷復申為我謝中外親親下見先主瞑目無
恨言未畢而薨春秋五十有四時神龍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有司
以聞中宗震悼召聞喜公問公悉以對上獻歎久之歟省垂泣六
宮悽愴乃下詔褒美史官撰德弔祭贈禮過其備矣深於春秋
者歎曰孝之至不忘其親忠之至乃心王室自古賢士大夫莫能
備舉惟縣主有焉紀王之陷非罪也泣血以終哀中宗之撫輿運
也則感深而殞絕忠孝兩極首其人倫使百代之下聞其風者有
以勸焉其為不賈遠矣嗚呼天輔善人且其有後男十人女十人
四子至大夫曰遇曰藩曰邁邁仁則踐修孝惟明發少子德位兼
盛曰迥公河南尹兼東都留守上柱國祿益厚而慕益深不逮幼
勞之報故也銜涕投簡而命下吏敬銘三章式表幽宅其文曰
肅雍王門天帝之孫因心則孝懷盛敬尊配美良士如履禮存泣

